

## 植惠珍

## 生命導賞

## 生命導賞

老、病、死，人生之所不能  
逆轉。面對生死兩茫茫而哀傷  
嘆息，如何能得安慰？熱愛文學、感情  
豐富的植惠珍，曾是老師作傳承者，當  
了母親作護幼者，現在醫院中作陪伴者與  
安慰者，支持她的，是一份對生命的珍視  
情懷：「落紅不是無情物，化作春泥更護  
花。」植惠珍以她敏銳的心靈，引導臨終  
者肯定自己今生無悔。對生命的愛與安  
然，同時在她身上感受到。

撰文・Sam / 著書 | 攝影・王婉薇



陪伴

聽說植惠珍愛好文學，訪談時她順口念起《紅樓夢》的葬花詞：「儂今葬花人笑痴，他年葬儘知是誰？」；她在醫院做牧靈、寧養工作，面對的院友不是病就是死，有點擔心她會不會流於傷感……她自己說：「我對萬物轉替珍視憐惜，從前讀到黛玉葬花，對美的消逝總有不忍的愜意。」

還好，天生善感的性情，最終成為了植惠珍的優點而不是負擔。好的文學作品是哀而不傷，她所喜愛的詩詞歌賦到流行曲，都令她體會生命的寶貴，以致珍惜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會，著眼於生命消逝後化作春泥護花。看著她說話時眼睛飽含感情，偶泛淚光，但流露的是正向力量。

“每個生命都是獨特的，能夠與院友相遇，陪伴他們走過臨終的一程，是一種榮幸”

「我是拒絕遺忘的人，珍惜相遇的人和事。」幼稚園時傳教士給她的溫暖，她默念到如今。在她口中，一再吐出的是感恩，尤其是她感受到父母、家人對她的愛。珍惜、感謝，她把這份濃烈的愛回饋身邊的人，具體的表達就是陪伴。

在醫院裡，與外面急速的步伐完全不一樣，生命流轉很慢，一點一滴地消逝。植惠珍每天到院友牀前陪伴，可以是聊天，可以是聆聽，也可以是安靜的坐著而已，但一定是專注而不匆忙。她以溫暖的手觸摸病者，讓他們感到親密與真實的同在。就是行將歸天的衰弱生命，在植惠珍眼中，仍是充滿憐惜。「每個生命都是獨特的，能夠與院友相遇，陪伴他們走過臨終的一程，是一種榮幸。如果他們願意與你分享生命的故事，其實是表達了他們對你的信任。」

植惠珍能夠耐心地跟公公婆婆接觸，也是從自己被疼愛中體會，是與年老父母相伴相處的回憶中折射出來。「父母給我的愛能保護我，面對生死，我是善感，會哭，但不是憂鬱，是化作感情和愛。」

“自己就像生命導賞員，幫助他們從年輕時的零碎片段開始，重拾片片值得細味的情節”

「生命導賞員」這特別的稱呼，是從植惠珍那裏聽來的。導賞，就是引導人去觀賞當中的美和善，她自己是首先體會、肯定生命的美善，才

能導賞。「有些人在離世日將至，會很容易想到負面的事，也會想到一生的悔疚，卻看不到在那漫漫數十年頭當中，不少值得回憶與欣慰的事。但自己就像生命導賞員，幫助他們從年輕時的零碎片段開始，重拾片片值得細味的情節，找到重心，引導他們多說、多表達，從而肯定生命，看到生命的價值。事實上，兒孫的生命成長，其實是長者一手成就的，他們的劬勞應該被肯定。」植惠珍說平時自己可以安坐大自然中很久，喜歡聆聽別人，這是性情使然。原來性情也會造就人的使命。

植惠珍兩年前神學剛畢業就到靈實醫院當院牧，她覺得自己很適合。但一再強調：「不要誤解，以為院牧一定是叫人信耶穌或硬銷信仰。其實我們是要讓病友真正感受關懷，不帶任何條件，更不會硬推信仰，直到他們信任，或真的願意聽才會提。我相信這份關懷是耶穌藉我的手去做的，引領他人找到愛，在愛中歸回安息。」

懷抱有時，捨離有時；生有時，死有時。我們高興地迎接生，但如何能安然度過死？植惠珍說，感到最可貴的是這公立醫院中設立了舒緩病房，當中有讓家人陪伴的空間。有些病人是末期或穩定，會到舒緩病房，員工有照顧臨終病人的訓練，能對家屬提供支援。舒緩治療是要透過藥物及其他治療方法，根據病人和家人的意願，提升患者臨終前的生活質素，讓患者能夠安舒及有尊嚴地走完最後一段路。他們特別注重照顧家人的需要，務求減輕他們因為至親離世的哀傷及痛苦。

“人生真正最後一程應該是尊貴的，在離世時被尊重，是全人關懷的完美句號”

植惠珍對生命的珍視憐惜，是到病友的最後一刻。「人生真正最後一程應該是尊貴的，在離世時被尊重，是全人關懷的完美句號。」她說要讓他們沒有遺憾與虧欠，帶著寬恕走完這一程。這份愛，不單讓離世者臨終時感受到，也讓離世者的親友感受到。

植惠珍會為亡者主持安息禮或告別禮，在當中把一份對生命的感受化為簡樸的文字，再成為宣之於口的

信息，安慰勉勵離世者的家屬親友，她也特別重視一個環節：述史，讓親屬表述亡者的生平故事，表達敬意與懷念。「其實我們都尊重生命，我只是守住這一環節，去安慰他們而已。」對生之流逝，悲傷或總不能免，但植惠珍希望藉告別禮讓大家分享感受，釋去心靈的沉重，帶著一份盼望生活下去。

對於死亡，或許我們都有一份無力感，但正正是這樣，才會讓人學會放下執著，隨遇而安。植惠珍的人生也如此。小時候看家人買給她的《兒童樂園》和報紙的剪貼文章，沒想到自己從此愛上文字而長大後念文學；早年當中學教師時，沒有想過會轉行當傳道；讀神學時，也沒想過會進到醫院從事牧靈工作、臨終關懷……彷彿沒有規劃的人生，卻是隨喜自在，成為別人的祝福。

在過往的生命場景，對象都是人，都是她所珍惜的生命；不管在學校對學生的傳承，在家庭照顧孩子，在醫院陪伴院友，莫不全情投入。當年陪丈夫到外國讀書，後來陪孩子成長，陪媽媽終老，到現在陪院友走生命最後一程，都如春泥一樣守護滋養生命。

問生命導賞員，可有夢想？夢想就是可以放空，想做的事情做好，能夠發揮。現在，她的夢想是能圓了病者的夢，哪怕只是想吃一個甜品。

